

蟠虺

○刘醒龙（连载 12）

湖一带的政治生态没有产生任何影响,实际情况正好相反。

对这事最敏感的当属郑雄自己,在接下来规模相对较小,但规格一样的会议上,一些以往见面只是眼熟,从未打过招呼,更别说深交的厅局级副职,只要郑雄与其对个眼神,对方马上走过来与他握手寒暄。有几个人还小声对他说了意思相同的话:庄省长果真成了楚庄王,郑雄就不需要接曾本之的班,为继承大师与泰斗荣誉而奋斗,而要弄个“国师”当一当!换了别人,或许当面请求对方以后不要这么说,郑雄却不然,不仅没有表示异议,还有欣然接受的意思。

又过了半个月,那天天气很不好,东北方向的天空中堆积着沉重的焦黄颜色,空气中还飘着一股刺鼻的异味。外面在疯传,说青山那边一家化工厂发生了爆炸。

很快就有官方消息通过各种途径辟谣,据说在微博上造谣的是一位孕妇,已经被警察带走。电台、电视台、微博、手机短信、街上跑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上的显示屏,都在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,真正的原因是近处的江汉平原、远处的黄河平原与淮河平原的农民们不听从劝阻,坚持按照最原始的方式焚烧麦秸秆。水果湖一带还是少有人相信,人家农民烧麦秸秆又不是一年两年,千百年来每到抢收抢种的季节都是这样烧,为什么去年

这顿骂立竿见影,一下子就让十五岁的顾念章理解了“批斗”最终可能意味着什么。苦难,离散,死亡,失去。他把一肚子委屈咽回去,湿漉漉地蹲到外祖父对面。他不会去道歉,他还没有修炼出后来才有的雅量、真诚和本色,在过错面前及时地认领;他只是蹲下去,一声不吭,外祖母只好把干外套披在他的湿衣服上。在接下来祖孙两个蹲在船头的近半个小时里,外祖父只说了一句话:“不用想别的,就想想你爸妈。”

顾念章此后时刻想着爸妈。他没有辞掉“革命闯将尖刀排”排长的职务,为的是不让下面的人找老姜麻烦。如果他的命令不那么管用,一旦刘大刚带人冲到老姜的茅草房前,就会发现他已经坐在老姜的马扎上了。顾念章把声音放大,让他们听见,他在用上海话审问老姜。他告诉他们,他正在循循善诱,迟早会套出发报机的下落。上海话他们听不懂,叽里咕噜的,但上海话是从大上海来的,洋气,意味着某种权力;他一张口就把他们比下去了。他们的自信和革命斗志在听不懂的上海声音里一点点后退,一直退到偏远的运河边的村庄里。刘大刚挥挥手:“我们走。让排长审。”

俄语比运河边的方言难学,一天下来顾念章舌头都学麻了。蹦蹦跳跳,这哪是学说外国话,完全是体操训练。新鲜劲儿过了,顾念章开始懈怠,老姜不干了,软硬兼施让他学。他向顾念章描述了苏联的莫斯科、列宁格勒、基辅、明斯克,它们漂亮得如同天上的城市;他跟他讲他在西伯利亚的冒险经历,告诉他在匪夷所思的俄罗斯白夜,他抱着酒瓶子跟苏联人民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跳舞。最后,老姜总结:你若想亲眼见到这些,你如果想经历比上海更冷的大雪之夜,你就得学好俄

前年和大前年没有?为什么发大洪水的一九九八年没有?为什么毛泽东畅游长江时没有?为什么一九三八年武汉保卫战时没有?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没有?连水果湖一带的人都不相信官方消息,在东湖路上聚居的文化人,平时就自由散漫富于想象,这时候更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像一年级小学生那样幼稚了。

不久前,文化厅还在车比人挤、楼比车挤的紫阳路一带办公。自从在东湖路新建办公大楼之后,东湖一带丰富的负氧离子所带来的快感,不能不让大家心里产生一些小贪婪。忽然之间又像回到旧社会,心里的不舒服自然不比往常。也没有人串通,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,水果湖那边全都提前下班了,从厅长到科员,上上下下的人立刻形成一种默契,离下班时间还有半小时,就收拾东西往电梯间走。

郑雄和大家一样,正往电梯间走去,手机铃声响了起来。

一看来电显示的是“李秘书”,郑雄马上想到一个月前的那次即席发言,便拿着手机让铃声一直响到不再响。自那次提及庄省长是当代楚庄王之后,郑雄就有预感,“李秘书”三个字或早或迟,总要出现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。因此,他甚至将自己正在开会、商谈公务、读书学习、出差在

语。只能偷偷地来他的小屋里学,别让任何人知道,外公外婆、舅舅舅妈和你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们都不能知道。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俄语。顾念章答应了。弹跳的声音已经够诱人了,还有广阔的俄罗斯风光。他想象着北方连绵的异国大地,舌头越发欢快地跳起舞来。

老姜教得极认真,免费授课,经常还要搭上饭菜。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使用俄语的机会,顾念章是他这辈子最后一个学生。在这块辽阔的乡村野地,不会再有更好的人选了;他甚至想过,即使顾念章不主动送上门来,他也会想办法去找他。剩下的日子不多了,他不能让一肚子美妙的语言跟着他进棺材。

如果塞缪尔夫妇把罗生特先生视为“贵人”,那毫无疑问老姜也是顾念章的“贵人”。他在他学业荒疏的时候及时地喂养了他一门外语;重要的固然在于早早地掌握了一门语言,更在于修习俄语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类似“专业”的学习习惯和精神;他把他迅速地从乡村初级中学的同伴中区别了出来,成了一个潜在的知识分子。顾念章逐渐静了下来,读书和思考慢慢成了他的日常生活。四年后,顾念章在省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“文化革命与运河生产”的两千两百字文章,谈“革命切要,运河生产更切要”,县委书记碰巧读到了,觉得不错。一打听,这个叫顾念章的待在村里,已经从放散牛似的学校里辍学,跟舅舅跑船了。他找人通知船队队长,就是篡了顾念章外祖父位子的那个人,要见“有学问”的“革命接班人”。见了面,县委书记被震撼了,这小子肚子里墨水的确不少,尤为难得他还说一口好俄语。县委书记念书时学的就是俄语,两人在办公室里还用俄语你来我往了

外、回楚学院研究自己暂时还不会放弃的课题,以及正好与曾本之在一起等等一切的可能都仔细想过,并对每一种可能,都进行了可行性设计。郑雄最终还是觉得,在所有的方案中,当着曾本之的面接听这通电话是最适当的。

所以,郑雄希望“李秘书”再次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时,自己已经回到曾本之家里。

从任副厅长的第一天起,郑雄下班一般都不坐专门配给他的公务轿车,更不坐班车,出了院门横穿翠柳街,往东走几十米,再右拐弯上东湖路,沿着四季都有花开、双向八车道的大街走上七八百米,进入地下通道横穿东湖路,从四〇二、四一一、五五二等几路公交车经停的湖北日报站牌下面钻出来,继续往南走上七八百米,再在省博物馆和省美术馆之间左转弯进入黄鹄路东段,向东再走上七八百米,就到了曾本之家所居住的小区了。

是着急要接李秘书的电话,还是由于天气太不好,郑雄没时间细想。他少有了地上了自己的专车后,司机小胡对恶劣天气评论了两句,郑雄就不耐烦地要他专心开车。只有两公里的路程,他竟然三次催促司机小胡开快一点。司机小胡很听话,郑雄刚换的一款新手机更听话。他回到常住的曾本之家,正在说那些常说的家常话,手机铃声便如他所愿地再次响起来。

“是庄省长秘书的电话!”看见手机屏幕上出现“李秘书”三个字,郑雄像是很随意地告诉刚好就在身边的曾本之。说话时,郑雄不紧不慢地按了一下绿键。

(未完待续)



他把听筒握在手中半天,才勉强放到话机的凹槽里。

刚转身,就见何首魁已站在他身后了,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说:“你不是派人去北京了吗?咋还需要派出所去配合?”

南归雁不知道具体情况,也不知该说什么好。何首魁黑着脸问:“你们还去人吗?县局要求我必须去。”

南归雁急忙说:“我跟你走。”何首魁不耐烦地说:“对了对了,你去干啥?我只是按县局要求,给你们说一声。不就一个温如风嘛,我一个人就拎回来了。”说完,何首魁转身就走了。

几天后,温如风倒是被“拎”回来了,可何首魁“拎”得过了头。据温如风说,一共踢了他三脚,一脚在大胯上,离最敏感部位只差几厘米;还有两脚在屁股上,他的臀部非常瘦弱,经不住何黑脸这两脚。温如风哗地脱下裤子让南归雁看时,的确还有两个紫乌的撞击点,肿得像变质的桃子。他几乎是当着镇上一堆干部的面褪下裤子的,里面也没穿裤衩,还打起转身让人看了臀部,又看前胯。穿上裤衩,的确是影响三处踢伤的视觉冲击力。朱武干急忙喊叫把裤子提上,他偏不:“你们端公家饭的都不要脸了,我个平头百姓还要啥脸。我准备上县找他王中石看去,就在县城十字路口脱了看。”南归雁急忙劝他,并硬帮着把裤子提上了。

他安顿朱武干把温如风弄到客房先住下,这边听安北斗和镇北漠的汇报。

镇北漠说:“北京光天安门广场都不止镇中学操场一百个那么大,找人实在太难。”

他直问:“老何为啥要踢人家嘛,还嫌不麻烦是不是?”

安北斗没说话,还是镇北漠在回答:“既怪何所,也怪老温。何所开始态度也能说过去,他就是那么一张黑脸,笑着比拉下还难看。谁知老温死不上套,走着走着,就朝一边溜。北京大得没边没沿的,一钻进人群,鬼都寻不见。他都偷着溜好几回了。何所那脾气么,就给了几脚,人才乖乖回来的。”

“这一踢,麻烦不更大吗?!”南归雁又问了些其他情况,安北斗始终一言不发。他说:“北斗,你觉得下一步该咋办?”

安北斗哼了一下鼻子说:“我知道该咋办?!”这家伙好像对他重新接手温如风的事,仍心怀不满着。别人想去京城逛一趟,没安排上,还闹情绪呢。他倒好,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。看着他好长时间没理发而变得像毛冬瓜一样的脑袋,还有那个听说已摇摇欲坠的家庭,他也有些歉意,就说:“先去洗个澡,吃了再说。”

安北斗起身就走了。他又问了镇北漠一些情况,仍是理不出个把能安抚住温如风的头绪,他就上派出所找老何去了。

老何根本就不认同现在这种处理方法。第一,他不愿意去领人,是局里下了死命令,说只有他这样的老公安才能对付住“老油条”。第二,他承认踢了温如风三脚,那也是迫不得已。准备踢第四第五脚时,让安北斗挡了。他说再让他逃掉,还得花更大的人力财力去找。你镇上有钱,就派人满世界找去吧!老何说他已给县局报告了,那三脚,随时等候处分。第三,老何仍是让别太把温如风当回事,比他案情重大的有的是。还是那句老话:没查个水落石出,不能弄个冤案去安抚他。总之,何首魁认为一些领导是怕出事,怕丢乌纱,还想当好人。温如风跪一下能咋?还跪成爷了?谁想认这个爷认去,反正他不认。他只认事实,只认法。说着他还把警棍折了折,像是要动刑的样子对隔壁喊:“小高,把那个强奸幼女的哈屁货带到审讯室。对不起南大书记,我出去好几天,攒下一堆案子推不动,回头谰!提人!”

南归雁找了一肚子气回到办公室,文书就说县上来电话了,信访局要召开联席会议,专题研究温如风上访事件。通知让他和何首魁,还有安北斗、镇北漠去参会。

他本来是请了县文化局、商业局、旅游局的人来,要商量如何进一步搞好“点亮工程”以带动旅游发展呢,就不得不给几家分头打电话另约时间了。叫何首魁,人家坚决不去,只派了副所长支差。县上不同意,何首魁问强奸幼女案大,还是温如风半棵树事大?最后上边也不得不退让,就让副所长去了。

会从下午两点,一直开到晚上九点半才草草收场。政法委书记主持会议。南归雁先检讨,说把人没看住,然后由安北斗和镇北漠介绍情况。安北斗还是没说话,仍由镇北漠把进京的前后经过讲了一遍。镇北漠提前做了充分准备,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整得跟说评书一样环环相扣、引人入胜。尤其是在北京找温如风的过程,比听评书都精彩。他讲完,让安北斗补充,安却来了一句:“人没找到,说那些顶啥用。”就再没话了。

(未完待续)



他们家的船在水上。外祖父蹲在船头抽烟袋,外祖母在灶间里做晚饭,炊烟和鱼汤的香味弥漫河面。他跳上船,外祖父站起来,对着鞋底磕烟袋,问他去哪了。

“带人批斗特务老蒋了。”“带人?”“‘革命闯将尖刀排’。”“就是弄瞎张老师左眼的那帮人。”

“我是排长,”顾念章没当回事,他都没看见外祖父脸上的皱纹全都垂下来了,“管事的。弄瞎数学老师时我不在。”

外祖父一脚就踹过来了。十五岁的顾念章抱着肚子一屁股坐进运河里。这是他第二次在非平时刻掉进运河。等他抱着肚子湿淋淋地爬上船,发现外祖父慢慢蹲下来,抢在他前头哭了,老泪咕嘟咕嘟往下掉。外祖父的哭相实在不怎么样,乍一看像在笑,长时间没哭过,基本的技巧都忘了。

“知道你爸妈怎么死的?”外祖父指着他说,“就是被批斗死的!你爸妈被捆在操场上,活活冻成了冰棍!”